

中国古籍中儿童插图本的图文运作特征

刘增秀

山东省日照市莒县，山东省日照市，276800；

摘要：故事可以通过听觉和视觉感知，视觉上可以通过文字和图片两种方式。中国古籍中有图文结合的童蒙读物，以及适合儿童的插图小说。西方将这种书籍称为绘本，根据现有创作形式、图文关系相关理论，进行案例分析。选择西方儿童绘本《格林童话》、《安徒生童话》选篇，中国古籍儿童插图本《日记故事》、《西游记》选篇，从图文关系、配图选择、风格特征方面、对比分析其特征，总结中国儿童插图本的运作特点。

关键词：儿童插图本；图文关系；绘本运作

DOI：10.69979/3029-2700.24.10.017

引言

在西方儿童绘本领域中，有关于图文关系的理论，以及插图与文字是如何互相进行运作的理论。中国古籍有儿童插图本，如《千家诗》、《唐诗三百首》、《日记故事》等，以儿童为主要读者对象，《山海经》、《西游记》等，无论成人还是儿童，都有适合的内容。本文挑选两个现代儿童西方绘本案例，分析图片和文本的叙事节奏，以此作为对比，分析中国古籍儿童插图本是如何运作的。

1 图文运作的理论基础

在有插图的书籍中，需要全盘考量文字与图片各自承担的角色。文字和图画的关系是多样而复杂的，在绘本领域中有几种图文关系，有“二重唱”、“对位”、“干涉”、“多系统”、“反讽”、“接力”、“协同”等，是相关平衡、相互转化的方式。图片和文字的关系是刻意的甚至极端的，但在故事里戏剧性的情节冲突是不可避免的，引发图文关系的争端，因为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传达方式表述不同的信息。这种矛盾也是一种吸引力，互相吸引和依赖推动故事的情节。

文字与图片相互作用时，产生了节奏问题。首先插图的内容并不总是适合描绘故事的关键时刻，一个故事有多个关键时刻，图片不能将所有的信息囊括，其突出的是情感因素，用图片的力量烘托情感，正如贡布里希说“视觉形象在唤起能力方面是至高无上的。”相反在某些情况下，关键时刻不适合描绘，图片可能会阻碍交流，重复的内容描绘，限制了读者的想象力，产生乏味感，不利于激起读者继续观看下去的激情。

文字的阅读是从头到尾流畅式的，图片的阅读是片段式的，从而改变文字的含义，它们讲述一个不一样的故事。当图片是静态状态时，文字将产生推动作用，也使读者观看图片时将注意力放在画面细节中，观察动态、色彩、大小、形状、肌理等，仿佛时间以及静止，创造出令人兴奋的节奏。这些插图包括封面图片，扉页上的装饰，以及正文中的装饰字母等，一些仿佛微不足道的图片。当打开书籍看到插图时，故事的基调已经被奠定，将读者带入了情境。如何描绘大于描述什么，插图风格影响阅读情景，例如阅读漫画时，故事情节与读者是一种疏离关系，简约的插图形象往往停留在视觉层面，不易产生情感共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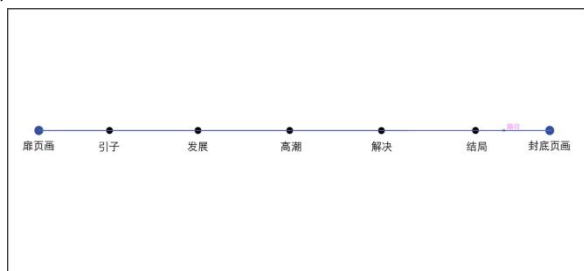
2 案例分析

本文选择西方儿童绘本以及中国儿童读物进行案例分析，案例中对哪些情节进行了配图；不同的配图是什么图文关系；画面内容中角色动态、色彩、肌理等的风格诠释，对比其特点。

西方绘本选择家喻户晓的儿童文学著作《格林童话》，其中的《青蛙王子》篇，中信出版集团出版，莉丝白茨·威格绘。以及《安徒生童话》中的《皇帝的新装》篇，中信出版集团出版，杜桑·凯利绘。两位插画家在儿童插图创作领域取得很高的成就，享有盛誉。中国古籍插图本选择《日记故事》中的《断壁引光》篇，明万历中期郑氏聚垣书舍刊本。《西游记》中的第一回《灵根育孕源流出，心性修持大道生》，明代杨闽斋刊本。

在案例中，将文本与插图分别进行分析，文本部分

以故事的基本结构划分为引子、发展、高潮、解决和结尾。插图部分根据作者对情节的描绘，分布在以上阶段中。



图片作者自绘

(1) 《青蛙王子》。插画作者在插图描绘时，将插图安排在引子阶段和发展阶段，高潮阶段、解决阶段和结局阶段均未进行描绘，在书籍的结尾有一张插图。引子阶段的插图与文本内容相关，是文本内容的描绘，是互为补充的关系。文本中提到“公主在国王宫殿附近的大森林中玩耍……无聊时抛手中的金球……那个金子般的球，就这样落入了井下……”。插图中包含了文本中提到的背景环境，包括宫殿、森林以及公主的动作，远处的人物神态体现了对公主此时的忽视，预示着“危险”，金球即将要丢失，由此引发了后续公主与青蛙的相遇，进入发展阶段，图片以自己的方式推动情节发展。

发展阶段的插图不是文本内容的直接描绘，而是根据文本的再创造。“公主和大臣们用餐时，青蛙跳到了公主的身边……公主在漂亮又干净的被窝里睡觉时，青蛙再次找上了公主……”，插图中对这段情节的描绘，侧重描绘的是公主的心理状态，青蛙跟在公主的身后，公主显得厌烦；图片中手拿餐盘的佣人与文本产生呼应，佣人的神情是新奇的，是“积极”的，与公主形成对比，也暗喻故事后续发展中是美好的。这张图片也是整个故事插图中最精彩最复杂的一张，使读者阅读时能够停留在图片中观察图片中的人物、大小、色彩与肌理，同时引发对文本的再思考。后面即将进入高潮阶段，作者没有再次配图，发展阶段精彩的插图引发了读者对文本高潮阶段的好奇，将空间留给文字。图片与文字交替推动情节发展，解决阶段和结局阶段速度变缓，在书籍的最后，放了一张插图，让读者在故事结束时产生回味。

插图的色彩安静优美，虽然这与风格有关，但在最精彩的插图中色彩丰富，运用了不同肌理，人物也多，情绪刻画也为突出，产生了比较强的情节感。

(2) 《皇帝的新装》。作者在引子阶段、发展阶段和高潮阶段进行了插图描绘，解决阶段和结局阶段没

有配插图。引子阶段的插图位于书籍中文字的前面，为读者提供了画面背景，图片提前于文字，奠定了故事的氛围，提前将读者带入情境。引子阶段文中提到“皇帝非常喜欢穿漂亮的衣服……一点也不关心他的军队与子民……”，插图中对这段文字的表现侧重于描写皇帝的心理状态。皇帝的姿态趾高气昂，只穿了短裤与一双漂亮的红色鞋子；后面的随从唯唯诺诺，衣着考究。整体神态夸张，具有喜剧氛围。文字交代事实背景，图片突出状态描绘，图片与文字接近“二重唱”的关系。

发展阶段的插图与文本内容相同，互为补充。文字中提到“他们是在装模作样地工作，但在织布机上，根本没有任何东西……他们用两把大剪子在空气中裁剪……”，发展阶段有两张对这个过程的插图描绘，图片中的裁缝用剪子的画面与文本相同，而另一个裁缝手拿量衣尺正在量空气，文字中没有直接描述，读者可以通过联想与文本产生关系，同时避免了两个相同内容产生的无趣。

高潮阶段的插图也是最精彩的一张插图，文字的铺垫与图片的铺垫，共同达到了一个高潮，文字与图片互为补充。文字中提到“他什么衣服也没有穿呀……他实在是什么东西也没有穿啊……皇帝强装镇定的把游行走完了……”，插图中皇帝光着身子，身后的随从表现出强装镇定的神情，对面的人群窃窃私语，最边上角落有一个小孩子，插图重点突出的是皇帝，没有过多的对人群和孩子进行刻画，这段文字中提到皇帝的任务还没有完成，他还要继续游行，插图与文字的意图一致，让读者继续将注意力集中在皇帝身上。

在解决阶段和结局阶段没有进行插图描绘，但在书页的边角有小的插图装饰，细节不明显，不足以产生与文本的联系，作用是对故事高潮的缓冲，引导读者和文字共同结束故事的阅读。

整篇插图中色彩强烈，人物特征夸张，插画师通过画面传达一种戏谑、搞笑同时“虚假”的喜剧氛围，这种“虚假”类似与读一篇夸张的诗，看一场惊悚的电影，观众知道是不真实的，却带着这种设定看完这场闹剧。

(3) 《日记故事》中，以《断壁引光》为例。本书中由多个短篇故事构成，大多是将插图集中在第三个阶段，高潮阶段。每两个短篇为一页，一页一张插图，另一个短篇不配图。插图对文字的描述几乎特征一致，都是对关键时刻也就是高潮阶段进行插图描绘，但这个关键时刻往往包含两个阶段的跨度，文字非常简练，各

个阶段几乎一句带过。图文相关也非常特殊,在现有的西方图文关系理论中找不到完全对应关系。

文本对高潮阶段的描写,提到“衡穿壁凿引其光照而诵读,邑大姓,家富多书,衡乃与其赁作而不求偿……”,这段文字包含了发展阶段,插图中是对这两个阶段的描绘,插图中左边人物在点烛,中间墙壁有一个空洞,右边人物透过光照在读书,既描述了高潮阶段的借光读书,又描述了发展阶段的书是借来的,文字没有对人物形象或环境、建筑进行细节描述,由图片来完成,这个空间仿佛是天然留给插画师来描述的。结合文字来看,包含了从高潮阶段到发展阶段一个时间段的跨度。

色彩在插图中没有发挥作用,主要是通过黑白对比来表现空间关系,与中国古人对待儿童的观念有关,古人把儿童看作是成人的缩小,将人古代先贤留下的大道理,统统灌输给儿童,留下时间让他们去消化。童蒙读物中也有彩色版本,但人物造型也是冷静的,其中的趣味性仿佛是不需要刻意放大的。

图片两侧有文字提要,既是内容总括,又是文章题目,插图更像是对题目的描绘,而题目正是文章核心要义。在这种图文关系中,插图描绘了文字,文字又给插图保留了空间。互相辅助,又互相成就。

(4)《西游记》中第一回《灵根育孕源流出,心性修持大道生》。插图分别分布在引子阶段、发展阶段、高潮阶段、解决阶段和结局阶段。图片在书籍中的分配与上个案例一致,按照页面进行配图,较长篇的故事占的书页较多,插图在每个阶段都有分配。每个插图都有内容提要式的文字,是对文本内容关键情节的提炼,单独观看插图也可以流畅的看懂全文的故事。

按照文本节奏每个阶段都有配图,插图是插画师根据书页数量,结合文字内容进行的创作。若将每个阶段分开来,插图会选择这个阶段最重要的时刻进行绘制,如此一来,插图内容又是每个阶段的高潮阶段。根据这个逻辑,上图中没有将所有的插图集合在图表中,挑选了各个阶段的关键时刻插图,按照文字创作轴线排布展示。

图文关系与上个案例一致,文字没有对主角或背景进行细节描述,由图片来完成,并且有相当篇幅的信息,需要一定的文化基础才能看懂,插图只对两侧的文字提示进行创作,并且跨越阶段,以及有时间跨度。也善于

表现一个动态的时间跨度,如画面中用一片落花表示时间的流逝,但这对于儿童来说也是难以理解的。

另外,在图文排版样式中,有些书籍会按照章节进行插图创作,每章一幅或多幅插图;有些没有提示性文字边框,但插图的创作逻辑、图文关系与上面两个案例相似。

3 研究结果

中国儿童插图中,插图的数量,不根据文本的叙事阶段进行排布设计,而是根据页面数量、章节数量等因素进行选择。

若只有一幅插图,通常对关键性情节进行插图创作;若有多幅插图,通常分布在每一个阶段,并且是对每个阶段的关键性情节进行描述。

文本是高度提炼的,章节名称或插图两侧的提示性标语是情节的提炼,插图往往据此提示进行创作。

画面是冷静的,主角的造型往往只是展示细节,插图中不常带有气氛烘托性。

4 结论

中国古籍中的儿童读物中,图文关系非常独特,西方现有的理论没有能够完全吻合的。插图与文字运作的方式也是独特,插图和文字是互相联系的,互相留有余地的,文字的高度凝练,给图片创作的空间,图片的细节描绘给读者提供“驻足观看”的时间,像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,让儿童在“大道理”中有休息的空间。极不活跃的图片与文字推动着书籍的运作。虽然与现代绘本的运行方式不同,在创作相似类型的绘本时可以作为参考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蒋风. 中国儿童文学史[M]. 上海: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8.
- [2] [瑞典]约翰·克林贝耶. 奇异的儿童文学世界[M]. 上海: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20.
- [3] [瑞士]玛丽亚·尼古拉杰娃. 绘本的力量[M]. 上海: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20.
- [4] [英]马丁·萨利斯伯瑞. 儿童图画书创作指南[M]. 北京: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, 2021.
- [5] [英]马丁·萨利斯伯瑞. Drawing for Illustration[M]. 英国: TNHAMES&HUDSON Ltd, 2023.